

人生 行板

冬天“辣”烟火

■马海霞

在我幼时最早的记忆里,最好吃的东西是一碗红彤彤的辣椒酱。我三四岁时,全家还住在四合院里。一个冬日,我去东屋二大娘屋里玩,二大娘正在吃饭,只见她将辣椒酱抹到小饼上,卷来大口大口吃,吃得那个香呀!二大娘吃几口小饼卷辣酱,端起碗来喝一口水,喝完还冲我吧嗒嘴儿,一副吃得得意的样子。

我看得眼馋,也跟着吧嗒嘴儿,二大娘见状,撕一块小饼,用筷子轻抹少许辣椒酱递给我,我拿过来便狠狠咬了一口,顿时扔下小饼吐着舌头辣得满屋跑,眼泪都辣出来了。二大娘赶紧让我喝水,可温开水越喝越辣,情急之中,二大娘用水瓢舀了一瓢凉水,还带着冰碴儿呢,我“咕咚咕咚”灌了下去。

旧时小孩子经常喝凉水,我倒没有闹肚子,但因为喝水太多,晚

上却尿了炕,湿透了被褥,害得母亲晾晒了三天。我当时发誓再不吃辣椒酱了,谁知道三天过后,我又跑到二大娘屋里要辣椒酱,这会儿二大娘再也不敢私自给我了,因为我若再尿炕就被被子盖了,她可担不起这个责任。二大娘见我守着辣椒酱坛子不走,只好装了一碗辣椒酱送给了母亲,把我的馋虫顺利引到母亲那里。

那天午饭,母亲做了烫豆腐,把豆腐切成小块扔进沸水里“咕嘟”着,吃时将豆腐捞出放进辣椒酱里蘸。为了减少辣度,母亲用石臼捣了一些花生碎掺进辣椒酱里。大人们将烫豆腐按进辣椒酱里蘸足了辣酱再吃,我们小孩子则夹起豆腐只蘸一角,稍微挂一点辣酱,以免被辣到。

一罐辣椒酱一顿便吃没了,但所有人的馋虫彻底被勾了上来。母

亲便自己做辣椒酱,在炉火上将要熟和辣椒烤熟切碎,再将花生炒熟捣碎,搅拌均匀后加入酱油,就可以吃了。母亲根据加入花生碎的多少,制作成特辣、中辣、微辣3种口味的辣椒酱,分装在不同的罐子里。

母亲每次做辣椒酱的分量都不多,只是够吃三五天的量,吃完了任凭我如何央求母亲也不做,因为辣椒酱吃多了,入口出口都难受。母亲每次做辣椒酱时,都把我们兄妹赶出家门,让我们到外面玩去,因为烤辣椒太呛人了,站在炉子旁一会儿,便被辣椒呛得眼泪哗哗地流,掩面逃窜。

刚做好的辣椒酱辣味最足,一般是边吃边辣得跳脚,但越辣越想吃,吃着吃着便不觉得辣了。吃完一照镜子,红嘴唇也吃出来了,比涂了口红还鲜艳自然。我小小年纪,便吃成了“辣不怕”。对我而言,餐

桌上可以无菜,只要有一碟辣椒酱,就可吃得心满意足。

每年冬天,母亲都做好几次辣椒酱,做完后一罐罐装好,有亲朋好友上门来,谁喜欢辣椒酱就送谁一罐,母亲的辣椒酱也就成了我家的“老字号”。

最近几年,母亲年龄大了,每到冬天,哥哥便喊母亲去他家过冬,但母亲离不开她的老宅子,这里有她熟悉的草木、街道老邻居,还有年年要做的辣椒酱。母亲说,炭火烤出的辣椒、大葱,做出的辣椒酱才好吃。

上周回家,我也学母亲做辣椒酱,刚烤了一个辣椒就被呛得“投降”了。母亲一年烤许多辣椒,不知道得流多少眼泪呀。或许正因为呛人,这种一直留存着小时候味道的美食才最具人间烟火味,也造就了母亲独有的老味道。

园丁 看台

海宁、国清,连云港的两座古寺。海宁禅寺在花果山上,国清寺却在江苏省板浦高级中学校园里。借着教学楼在国清禅寺边上的便利,我这一学年去过寺里好几回。

我进去,主要为看几种植物。

第一,是看流苏,那是在四月天。早上经过时,园丁李师傅招呼说,流苏开得正好,要不要进来看看。“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流苏的名,我是在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里听来的。进了天井,眼前一亮。满眼的雪白,一丛一丛,一嘟噜一嘟噜,汇聚成一片一片海。园丁又告诉我,流苏又名四月雪。这名字取得好,既点出花期,又形象传神。刚进来时,千朵万朵压枝低,不是雪是什么。再仔细看,一朵一朵,一瓣一瓣,明晰莹洁。花朵不大,不及菊花大;花瓣纤柔,也类似菊花。可它们一丝不苟,都认真地开放着。

第二,是看枇杷。国清寺里有好几棵枇杷树。五月中,枇杷黄了。在院外面,一串串枇杷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有一回,班主任端了半纸箱枇杷到教室,分给孩子们吃,我也分到几颗。几棵亭亭如盖的枇杷树每年结一次果,恰如从板浦中学毕业的一批批学生。

国清寺里,最挺拔出众,引人注目的还是院中心的真柏。那棵柏树高过三层教学楼了。园丁说,这棵柏树近两百岁了,在连云港的所有古树里,这棵真柏能排得上号。在我们板浦,李汝珍纪念馆后院的皂荚树两百多岁,算老大;国清寺里这棵真柏,应该算老二。

我之所以多看几眼这棵柏树,是因为受到杜甫笔下丞相祠堂的那棵柏树影响。杜甫专门写了一首《古柏行》:“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寥寥几句,葱葱挺拔的一棵树就活现在眼前。在诗圣杜甫眼里,这棵柏树恰似“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蜀相诸葛亮;在我眼里,它也代表了这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伟大诗人自己。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百年板中,树木葱葱。愿板中学子如流苏,认真蓬勃地开放,共绘出人间最动人的图景;如枇杷,在各行各业结出甘甜鲜美的果实;如真柏,铜枝铁干,傲雪凌霜,高大坚强。

在国清寺边上

袁春波

书里 书外

大块文章皆胜景

——读《话里有画,王蒙说》

■钟芳



《话里有画,王蒙说》
王蒙 著
作家出版社

路上的坎坷与坚韧。《话里有画,王蒙说》是王蒙新近出版的一本精选散文集。该书为读者呈现了王蒙生活中的经验智慧和深刻的人文思想。

全书共分为“生活的艺术”“最好的人际关系”“我的处世哲学”“读书又解人”“遐思”五个篇章,收录了王蒙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散文、文学评论和妙语短文。内容丰富,立意深远,夹叙夹议,蕴含着独特的哲学思想,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性情、诚善意的智者对这个世界的思考。王蒙对于道德与为人、学习与理想、处事与友谊、机智与人际关系等,都提出了理性而又精辟的建议。书中的每个观点都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每句话都是对当下的一种切人,这些内容不仅可为我们带来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藉、智慧的提升,同时还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难题的重要启示。正如王蒙自己曾说的那样:“要通过作品给人一点忠告,一点经验,一点建议,希望更多的人活得明朗一些。”

作为新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王蒙的一生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今年87岁的他,14岁入党,19岁写

出首部长篇成名作《青春万岁》,影响了几代人。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让王蒙在30岁之前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在创作的旺盛期,王蒙受命为文化部部长,三年多后辞去部长职位,又回到写字台前从事创作;81岁时,王蒙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斩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在近70年的创作历程中,王蒙撰写了20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过百多部小说、散文、诗歌和艺术著作,作品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国际上出版。2019年,王蒙被党和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

尝过种种人生滋味,王蒙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比如在《人生即燃烧》一文中,王蒙就传达了其积极的生活态度:“无为呀等待呀无为呀自然呀,都是为了扫清道路,清理困扰,而后能够投入地做一些有意义、有成就、有滋味、有光彩的事情。从生命个体来说,我们能够支配的关键的岁月不过那么几十年,然后再无第二次机会。对于人的一生来说,那才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生命由于它的

短暂和不可逆性、一次性而弥足珍贵而神奇而美丽。虚度这样的生命,辜负这样的生命,这是多么愚蠢多么罪过!一个人丢了一百块钱都会心痛,那么丢失了生命中的有所作为的可能,不是更心痛吗?”王蒙跌宕起伏的生活体验,立体多彩的人物性格,对人生和世界的独到见解,使每一篇作品都至真至纯,至俗至雅。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话里有画,王蒙说》还配以军旅漫画家、书法家彭长征创作的系列水墨漫画,每幅作品都根据王蒙著作和演讲中的金句所绘,文字与漫画结合,妙趣横生,正如书名“话里有画”。王蒙对彭长征的漫画作品十分赞赏,认为其漫画和创意人物水墨画作品“有个性、有风格、有趣味、有哲理。”

王蒙的历练是他一生最好的学问,王蒙的活法是他一生最好的文章。捧读《话里有画,王蒙说》,那诙谐幽默的文字、豁达随意的语言和睿智通透的哲思小语,如汨汨清流在不知不觉中渗入你我的思绪,给人一种余味无穷的思考,教人懂得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活出人生精彩。

故土 感怀

听到“乡戏”就想家

■汪志

“打罢贼人不解气,还要贼人猜心肠……打的我丁香女寸骨寸伤!”这几天,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老家村里,县剧团送戏下乡,父老乡亲坐在舞台底下观看“乡戏”庐剧《张万郎休丁香》。这不,有“发小”把剧中的唱腔片段发到微信群里,远在他乡的我,盯着微信群也激动地跟着唱了起来。每听到“乡戏”,我就想到阔别30多年的老家和那里的父老乡亲,真想立马赶回家。

乡是著名的乡,戏也是非常有名的戏。家乡地处皖江岸边,文化底蕴深厚,自打我记事起,庐剧、黄梅戏等地方乡戏就一年四季声声不断。一座简易的戏台,各式各样的戏装,委婉动听的唱腔,眼花缭乱的场景,每每吸引着三五乡镇的众乡亲前来观看,台下不时传来喝彩声,让人经久难忘。

乡戏,因选唱的剧目都是以反映古代劳动人民生活情趣和爱情为主的传统故事,故在我的老家被称为“老戏”,如《秦香莲》《张万郎休丁香》《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女驸马》等。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记得七八十年代,那时候城乡文化娱乐活动少,乡戏非常盛行,除了逢年过节外,农闲季节也唱戏,不拘形式,不拘规模,不拘场合。印象中我打小就跟着父母去三五乡镇看露天乡戏。来到唱乡戏的村庄,只见台下一片黑压压的人头,身材瘦小的我,只好站在板凳上,或跨在父亲的肩上,或爬到村边的树干上、院墙和房顶上。其实我们这些娃儿看乡戏只是凑热闹,一会儿去摊点买零食或玩具,一会在人缝中钻来钻去兴奋不已,并发出追逐的叫喊或痒痒的号哭声。虽然那时候很小,不大看得明白剧情,但童年的我,在年复一年的耳濡目染中,也慢慢喜欢上了家乡的老戏。

20世纪70年代,村村都有大喇叭,广播里经常播放乡戏,于是父老乡亲来到大喇叭下静静地听着。记得我家门口的电线杆上就有一个大喇叭,每到午饭和晚饭时间播放乡戏时,最爱乡戏的父亲就端着饭碗蹲在电线杆下,饭吃完了还舍不得去盛。有一年夏天,由于连日暴雨,我家门口大喇叭上的继电器被烧坏了,我知道父亲和村里的乡亲们听不到乡戏了,于是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小伙伴将隔壁村上的大喇叭偷换了,这事几天后被当时的大队支书知道了,他狠狠地批评了我们这几个娃娃,对我们说,就你们村爱听老戏,偷换了人家咋听?

到了20世纪80年代,收音机开始盛行,当时省广播电台有一个地方戏节目,几乎天天播放乡戏。我们家是村里第一个买了收音机的家庭,收音机的好处是便于携带,于是父亲经常把收音机带到田埂上。二叔最爱听乡戏,每到收音机播放乡戏节目时,二叔便把桌子搬到门外,把家里新买的收音机放到桌子上,音量开到最大,此刻村子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

我不到20岁外出求学,随后又到几千里外的北方工作,很少看到老家的乡戏了。如今,一晃30多年过去了,每每在广播、电视及新媒体上听到故土的乡戏,就情不自禁想到老家。乡戏,它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了乡村文明,改善了社会风气,让人情味更浓,日子更红火,生活更幸福,社会更和谐。

公益广告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